

阴阳五行学说 在中医临床中的运用

□ 郭 蕾* 门九章*

(山西中医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 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医学具有自身的基本特色,即以阴阳五行为论理工具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将阴阳五行的具体内容运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如五脏的阴阳属性为五脏用药提供了基本原则;阴阳互根、转化关系在方药中均有深刻体现。五行系统中的普通元素之一——风,具有自然因素、病因、病机、药性等多重涵义;五行生克关系在脾胃病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等,均说明中医理论与临床之间是高度统一的。

关键词 阴阳 五行 临床实践

中医学与其它医学一样,起源于古代百姓的生活实践。但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使其在从具体实践上升到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特色,即以阴阳五行为论理工具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将阴阳五行学说的具体内容运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和内容与中医学已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中医学成为一门极具传统文化色彩

的自然科学。其高度抽象的理论在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灵活的运用,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近乎完美的有机结合。

1 阴阳学说与临床实践

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如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病理变化,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下仅举两例说明阴阳在临证中的具体运用。

1.1 五脏阴阳属性的临床意义

阴阳学说的内容渗透于中医理法方药的各个方面,只有深入理解,临床运用才能得心应手。如《素问·金匱真言论》中有:“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段论述了五脏的阴阳属性,同时也指明了五脏病的用药原则。

心为阳中之阳脏,阳气素盛,故心火亢盛者可苦寒直折,即可用黄连、栀子、连翘等苦寒泻火药泻心火;而肺为阳中之阴脏,不耐寒

* 作者简介

郭 蕾,女,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藏象学说。致力于中医学天人相应论的研究。
门九章,男,医学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山西省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持了国家“九·五”攻关课题专项研究工作。

热，故肺热壅盛者则不可太过苦寒，而多用桑叶、薄荷、牛蒡子等辛寒、辛凉之品宣散其热，若必须以黄芩清泻肺热，亦当慎用，中病即止。肝为阴中之阳脏，阳本主升主动而阴又制约其性，故肝需借柴胡、薄荷、防风、荆芥等风药之力以助其升泄之力。脾为阴中之至阴，阴主静，故得阳始运，由此入脾药者多具芳香辛燥之性，轻者如白术、茯苓、佩兰，中者如苍术、厚朴、藿香，重者则如白豆蔻、草豆蔻、草果之类。肾为阴中之阴，此者阳已尽而阴未盛，阳弱阴亦弱，故阳需扶而阴亦需养，相应药物有鹿茸、菟丝子、益智仁、附子、肉桂以补阳，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龟板以养阴。

1.2 阴阳关系在方药中的应用

阴阳之间存在着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关系，中医学就是运用这些关系来阐发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的，这些关系同样也适用于临床的遣方用药中。

中药的四气主要反映其主治，温热药具祛寒之功、寒凉药有清热之效。如麻黄、荆芥、桂枝等性温之品用于治疗表寒证，附子、细辛、肉桂等性热之品用于治疗里寒证；银花、桑叶、菊花等性凉之药治疗表热证，黄连、黄芩、黄柏等寒性之药治疗里热证。热者，阳也；寒者，阴也。中药四气与主治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即是阴阳对立关系的具体体现。

对于阴阳互根关系的体会，最深者莫过于张景岳。他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

也”的论述，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景岳全书·新方八阵·补略》）的主张，并拟左归丸（饮）、右归丸（饮）以阐发其意。左归丸（饮）治疗真阴、肾水亏损，右归丸（饮）治疗元阳、命火虚衰。从左与右的阴阳属性而言，左为阳升之侧、右为阴降之方。分析张氏命方之意，补真阴者需归于左（阳），补元阳者需归于右（阴），并以此为主导思想遣药组方，在左归丸中以鹿胶、菟丝子补阳；于右归丸中用熟地、山萸、山药、杜仲、当归等滋阴益肾养血之品，以此实现其“阳中求阴”、“阴中求阳”之旨。

此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还提出“重寒则热，重热则寒”之命题，即阴阳的相互转化问题。在病变过程中此类转化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中药药性方面，同样也有类似此特性的事例。随着药用部位（阴阳）的变化，其功效药理亦出现转化，如同属麻黄科同一植物的麻黄（药用茎，地上为阳）和麻黄根（药用根或根茎，地下属阴），前者辛温发散，解表发汗之力最为峻猛，而后者恰与之相反，具有敛汗、止汗之功。

当然，阴阳学说在临床中的运用是多方面的，远非上述事例所能涵盖，此处仅示一二以说明其在中医临证中的重要地位。

2 五行学说与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将人体自身各组织结构以及人体与

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即构建了中医学整体观念的基本框架。人体以五脏为中心形成五大系统，每一系统又通过五行与自然界中同一行的事物和现象相通应，这种通应关系贯穿于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各个方面。

2.1 五行系统中“风”的临床意义

人体各要素与自然界之间以五行为媒介相通应，从而使中医学中五行系统的每一要素都具有自身的临床意义。以下仅以六气之中的风为例，来阐释五行要素的临床意义。

风为五行之木系统中的元素之一，具有多种涵义和作用。首先，风为六气之一，是自然界气候正常变化的表现，是生物生长发育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风旺于春季，主万物之生。五脏之中，肝属木，旺于春，故风气通于肝。风动于外而肝应于内，人体之气始生，意志始发。为适应自然界的这种风动之气，《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形，以使志生。……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此语道出了风在养生中的重要意义。

风又为六淫之一，风气太过、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皆可导致人体发病。此时之风称为风邪，具有开泄、升散、善行、数变等特点，多侵袭人体头面部、体表，使肌腠开张而汗出恶风，且病变部位游移、病情变化迅速，常见于风疹、风痹之证。由于自然界之风具有变动不居、摇摆不定之特点，因

而中医学将人体内在脏腑气血失常所导致的症状与风的特性相类比,将抽搐、震颤、角弓反张、颈项强直、目睛上吊、鼻翼煽动等以“动”为主要表现特点的病证命名为“风证”,即所谓“内风”。又风气通于肝,故内风亦称为“肝风内动”,包括热极生风、肝阳化风、血虚生风、阴虚风动四个基本证型,此时之风,已属于病机范畴。

在药性方面,辛味药性走窜、发散,能够开腠理而发汗、通气而致津液外泄,因而将具有此类功效的药物称为“风药”,如荆芥、防风、薄荷、菊花、柴胡、升麻等,风药多入肝经。

风药在临床中具有两方面的作用:①祛除风邪。因风药善行发散,可使腠理开张,给风邪以出路,从而达到驱除邪气之目的。据此,风药可治疗外风所致的多种病证。如川芎茶调散用以治疗风邪上受,头痛目眩之证。更有荆防败毒散一方,用途甚为广泛。原方载其功用为发汗解表、消疮止痛,主治疮肿初起症见红肿疼痛、恶寒发热、无汗不渴、舌苔薄白、脉浮数者。细究该方之配伍,以荆、防为君,配以羌活、独活、柴胡、前胡,更增其走表发散之力;桔梗在气主升、川芎入血主动。全方走而不守,大开驱邪之门,因而尤善于治疗在表之疾患,如银屑病、荨麻疹、脱发等。银屑病初期,皮损部脱屑、渗液、疼痛;荨麻疹发作时,疹如粟米,成片成团,部位游移、痒甚;脱发伴头皮屑多、头皮痒者。上述病变均有“痒、屑、

变”之特点,与风之特点极为吻合,因而以此方治疗效果颇佳。②升举中阳、升发阳气。因风药性浮上走,可助清阳之气的升发,且有助于肝胆之气的升泄,因而可用于治疗内伤病。此方面尤以李东垣揭示得最为深刻。李氏以治疗脾胃病见长,创立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升阳益胃汤、通气防风汤等等。纵观其各方,均有升麻、柴胡、羌活、防风、荆芥等风药在内。也就是说,李氏治疗脾胃病的一大特点在于多用风药。其依据在于脾胃病的病因病机。李氏认为脾胃病最主要的病机是脾胃虚损、清阳不升,水谷精气流于下焦,凝聚而成阴火,阴火复又上冲,耗损中焦脾胃元气(即阴火为元气之贼),进而变生百病。因此,治疗此类病证,应当“泻阴火,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生,上出于阴分,未用辛甘温药接其升药,使大发散于阳分,而令走九窍也。”(《脾胃论·脾胃盛衰论》)

如上所述,风只是中医五行系统框架中的基本元素之一,其涵义及作用却是相当广泛的。其它元素均与此相类似,只有在临证中认真把握其更深层次的内容,才能真正做到胸有成竹、效如桴鼓。

2.2 五行系统木土关系的临床意义 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内在联系。其中,木克土,木旺或土虚时,会发生木乘土;土旺或木虚时,则会发生土侮木。五脏中肝属木、脾属土,肝与脾之间在病理变化和治理方面的关系即是木土关系

的具体化。

如泄泻一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其基本病机在于“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总由脾运失调而致。脾病则易遭肝乘或易反侮于肝,故而治疗泄泻,不离于疏肝。痛泻要方即为典型范例。该方治疗肠痉挛型腹痛,以腹痛、腹泻、泻后痛不减为主症。方选防风、生白芍疏肝以泻木,以白术、陈皮健脾益胃以补土,如此则肝木得平、脾土得养,痛泻即止。

又有易简胃风汤,主治风冷乘虚入胃,水谷不化,泄泻,肠鸣疼痛,或肠胃湿毒,下如豆汁或下如瘀血,日夜无度,及妇人妊娠久痢、胎露黄汁等。该方之名称已将病位、病机、治疗原则交代详尽:病位在胃,病机则在于木乘土——风气通于肝而属木,肝木克土则水谷不化,肠鸣疼痛;风性数变则肠动过速、日夜无度。故方中选当归、川芎、白芍养肝柔肝以抑肝平肝,人参、云苓健脾,肉桂暖脾胃,粟米益胃。肝平则风却,脾健胃强则泻止。

综上所述,中医理论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及内容的渗透、融合而具有浓烈的思辨色彩,因而其自然科学属性难免受到掩盖或削弱。但其研究对象始终是现实的人体,因此,它所揭示的规律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其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两千多年的临床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以中医学自身的思路和方法去继承和研究它,才有可能真正地发展它、运用它,使之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疾病谱的变化。